

小说卷 上卷

宁夏文学作品精选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宁夏文学作品精选

宁夏人民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
宁夏解放五十周年

《宁夏文学作品精选》编委会

顾问	任启兴	冯炯华		
主任	王正伟			
副主任	张贤亮	王邦秀	李树江	
委员	王正伟	张贤亮	王邦秀	李树江
	杨继国	高伟	肖川	马宇桢
	布鲁南	余光慧	冯剑华	马知遥
	荆竹			

主编	王邦秀			
副主编	杨继国	高伟		
编委会办公室主任	马宇桢			
编委会办公室成员	彭生选	马晓军	王漫西	

《宁夏文学作品精选》序

王正伟

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自治区文联共同组织编选的《宁夏文学作品精选》，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在举国欢庆建国 50 周年的日子里，由宁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是宁夏文艺界向祖国诞辰 50 周年的献礼，因而这项工作本身也是一件很值得庆贺的事情。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不断繁荣和发展、壮大和进步的历程一致，宁夏解放及自治区成立以来，各项事业的进步也是日新月异的。令人可惊可叹的是，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人民生活稳步提高，处处显示着欣欣向荣的景象。特别是近几年，在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宁夏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奋发图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其中一些经济进步和社会协调发展指标在整个西部地区都比较靠前，引人注目。表现在文学事业上，这种发展和变化尤为醒目，令人感奋，催人上进。稍作追溯，就可以发现，宁夏文艺事业是在空白中发展起来的，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门类到多门类共同繁荣的光荣历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区文艺工作者人才

辈出,文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一些作家由成熟走向全国乃至获得世界知名度,为宁夏文艺事业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几年来,我区还涌现出了一批力量比较齐整的青年作家群体,他们起点高,思想活跃,才思敏捷,政治上积极进取,创作上成绩比较突出,作品在群众中拥有一定影响,显示出很有前途的创作潜力和艺术才华,其中一些已引起国内文坛的注意。与文艺队伍发展壮大相互映衬,文学实践上,每年都有一批好作品出版和问世,十几年来,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和民间文艺等各个门类,作品数量之多,题材、体裁、主题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还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全国惟一的回族自治区,回族文学乃至回族文化近几年在宁夏也获得了大发展,不但涌现出一批回族作家与回族文艺人才,民族特色和民族题材的作品的创作与研究有了新发展,形成了与自治区地位相匹配的成果,同时,地域文化如西夏文化、黄河文化等也日益受到重视,成为宁夏文艺实践的一大优势资源。所有这些,是我区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全面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结果,也是文艺界和文艺工作者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结果。我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时期,以自己的艺术实践投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和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共脉搏,和宁夏一道前进,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站在世纪之交的这一时空纬度上,回首前事,令人感慨万千,展望未来,心潮激荡。我们需要总结的事情很多,继往开来的任务也更重,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理性思考,《宁夏文学作品精选》丛书,既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和宁夏解放 50 周年的献礼,又作为文艺界回顾和总结已有成绩与经验,坚定信心走向未来

的形式之一,就显得十分有意义。《宁夏文学作品精选》共四卷五册,含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四种体裁,收入近二百位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作品中的一部分我曾在其他书籍和报刊中读过,现在重读,感觉更亲切。比较引我注意的是,这套丛书收录的作品中,其作者相当一部分都很年轻,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也不少,这使我深深感到,宁夏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是几代人共同协作、携手共进的结果。老作家言传身教,青年作家谦虚好学,构筑了宁夏文学进步的基础,这也是我区文艺事业繁荣的经验和传统,需要我们发扬光大。据负责编选工作的同志讲,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的动议已有几年之久,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在庆祝建国 50 周年和宁夏解放 50 周年之际,我们决定组织编辑并出版,的确是一件幸事,受到了我区作家的欢迎和关注。但又由于丛书篇幅所限,不能尽收近年出现的许多好作品,同时又要照顾到面,因而连著名作家的作品也只能收其较短的篇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尤其可贵的是作家们能够根据要求支持这项工作,表现了我区作家识大体维护文艺界团结和协作局面的风貌与精神,令人感动。通览《宁夏文学作品精选》,我为我区文学工作者近些年来在创作上获得的成就而高兴。我认为,他们的作品可贵之处,突出表现在热爱生活、拥抱现实,从宁夏的社会生活中选取富有社会意义的题材,寄存和表达作者对生活、对宁夏、对时代的关心和热爱,达到娱乐人、教育人、陶冶人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这部选集的另一个特点是选收的作家比较齐全,既有在中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有影响的作家的作品,也有名不见经传但已初展才华的青年作家的作品,民族特色、地域特色比较浓烈,异彩纷呈、欣欣向荣,给人以济济一堂、人才辈出的感觉。

文艺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文艺以自己的独特形式和魅力,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的现实生活,讴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塑造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对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审美情趣、丰富文化生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们正处于跨世纪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既充满生机和活力又任重道远,精神文明建设的担子也很繁重,需要团结一致、顽强拼搏,把各项工作做好,把文艺事业搞上去,为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创造一个良好的精神氛围。这就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充分认识自己肩负的历史重任,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哺育自己,着力反映改革和建设的生动实践,反映人民群众的英雄业绩,表现全区人民建设宁夏勾画未来的精神风貌,激励人们投身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从而为加强宁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愿此书成为宁夏与外界交流的一个桥梁,成为认识宁夏和宁夏文艺的一个窗口。谨记此为序。

一九九九年七月

目 录

上 卷

- 张贤亮/灵与肉 1
张 武/净 土 27
(回族)马知遥/南下广州 61
(回族)查舜/风流云散 107
南 台/女人和小镇 146
王洲贵/当 兵 158
张 润/葡萄架下的甜蜜姻缘 197
高耀山/友情的嬗变 212
郑 柯/季节河 215
吴善珍/辉 地 229
(回族)于秀兰/流 逝 257
路 展/猫三彩 270
蒋振邦/古 币 287
吴 江/浪子路路 319

- 罗致平/二 嫂 353
李银泮/村 魂 361
郑 正/芳馨的晚香玉 367
(满族)那守第/研 石 383
白景森/远方的翅膀 399
李德明/三号房间 415

下 卷

- (回族)石舒清/暗 杀 437
(回族)马宇桢/季节深处 454
陈继明/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 469
王漫西/尕花儿 485
季栋梁/蓝房子 499
成 蹊/黑森林 512
漠 月/五月沙枣花 525
郭文斌/短篇二题 536
李朝祥/火车司机的罗曼史 546
赵金勇/酷暑沙金村 565
叶建民/红陷阱绿绳套 594
(回族)马玉清/猎雁·葬雁 624
冯淑惠/远山情丝 639
朱正安/沉 666
赵炳鑫/大山的呼唤 671
(东乡族)了一容/命 途 679
火会亮/挂 匾 690
李 方/近距离遭遇 708

王 庆/我非我	721
陈 勇/靳老头的丧事	741
(回族)左侧统/六月的一天	751
丁 跃/阳 碑	767
穹 宇/短篇三题	788
王佩飞/篱笆墙	811
刘岳华/河东女子	825
刘建芳/乌兰珠医师	843
常慧琴/网	856
张 鹏/青春祭坛	884
(回族)拜学英/虔 诚	896
(回族)古 原/麦 捆	909

张贤亮

灵 与 肉

他是一个被富人遗弃的儿子……

——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

—

许灵均没有想到还会见着父亲。

这是一间陈设考究的客厅，在这家高级饭店的七楼。窗外，只有一片空漠的蓝天，抹着疏疏落落的几丝白云。而在那儿，在那黄土高原的农场，窗口外就是绿色的和黄色的田野，开阔而充实。他到了这里，就像忽然升到云端一样，有一种晃晃悠悠的感觉，再加上父亲烟斗里喷出的青烟像雾似的在室内飘浮，使眼前的一切就更如不可捉摸的幻觉了。可是，父亲吸的还是那种印着印地安酋长头像的烟斗丝，这种他小时候经常闻到的、略带甜味的咖啡香气，又从嗅觉上证实了这不是梦，而是的的确确的现实。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父亲把手一挥。三十年代初期他在哈佛取得学士学位以后，一直保持着在肯布里季时的气派。现在，他穿着一套花呢西服，跷着腿坐在沙发上。“我一到大陆，就会了

一句政治术语,叫‘向前看’。你还是快些准备出国吧!”

房里的陈设和父亲的衣着使他感到莫名的压抑。他想,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但又怎能忘记呢?

整整三十年前,也是这样一个秋天,他捏着母亲写的地址,找到霞飞路上的一所花园洋房。阵雨过后,泛黄的树叶更显得憔悴,滴滴水珠从围墙里的法国梧桐上滴落下来。围墙上拉着带刺的铁丝;大门也是铁的,涂着严峻的灰色油漆。他揪了很长时间门铃,铁门上才打开一方小小的窗口。他认得这个门房,正是经常送信给父亲的人。门房领着他,经过一条两旁栽着冬青的水泥路,进到一幢两层楼洋房里的起居室。

那时,父亲当然比现在年轻多了,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羊毛坎肩,肘臂倚在壁炉上,低着头抽烟斗。壁炉前面的高背沙发上,坐着母亲成天诅咒的那个女人。

“这就是那孩子?”他听见她问父亲,“倒是挺像你的。来,过来!”

他没有过去,但不由自主地瞥了她一眼。他记得他看见了一对明亮的眼睛和两片涂得很红的嘴唇。

“有什么事? 嗯?”父亲抬起头来。

“妈病了,她请你回去。”

“她总是有病,总是……”父亲愤然离开壁炉,在地毯上来回走着。地毯是绿色的,上面织有白色的花纹。他的眼睛追踪着父亲的脚步,强忍住不让泪水流出来。

“你跟你妈说,我等一下就回去。”父亲终于站在他面前。但他知道这个答复是不可靠的,母亲在电话里听过不止一次了。他胆怯而固执地要求:“她要您现在就回去。”

“我知道,我知道……”父亲把手搭在他肩膀上,轻轻地把他推向门口。“你先回去,坐我的汽车回去。要是你妈病得厉害,叫她

先去医院。”父亲送他到前厅,突然,又很温存地摸着他的头,嗫嚅地说:“你要是再大一点就好了,你就懂得,懂得……你妈妈,很难和她相处。她是那样,那样……”他仰起脸,看见父亲蹙着眉,一只手不住地擦着额头,表现出一种软弱的、痛苦的神情,又反而有点可怜起父亲来。

然而,当他坐在父亲的克莱斯勒里,在滚动着金黄落叶的法租界穿行的时候,他的泪水却一下子涌出来了。一股屈辱、自怜、孤独的情绪陡然袭来。谁也不可伶,只有自己才可怜!他没有受过多少母亲的爱抚,母亲摩挲麻将的时候比摩挲他头发的时候多得多;他没有受过多少父亲的教诲,父亲一回家,脸就是阴沉的、懊丧的、厌倦的,然后就和母亲开始无休无止的争吵。父亲说他要再大一点就好了,就能懂得……实际上,十一岁的他已经模模糊糊地懂得了一些:他母亲最需要的是他父亲的温情,而父亲最需要的却是摆脱这个脾气古怪的妻子。不论是他母亲或父亲,都不需要他!他,不过是一个美国留学生和一个地主小姐不自由的婚姻的产物而已。

后来,父亲果然没有回家。不久,当他母亲知道父亲带着外室离开了大陆,不几天也就死在一家德国人开的医院里。

而正当这时,解放大军开进了上海……

现在,经过了三十年漫长的岁月,经过历史上任何三十年都从未容纳过的那么多变故,这个父亲却突然回来了,并且还要把他带到国外去。整个事情是那么不可思议,以致他都不能完全相信坐在他面前的是他的父亲,坐在他父亲面前的就是他自己。

刚才,在父亲的女秘书密司宋打开贮藏室给父亲拿衣服的时候,他看见大大小小的箱子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旅馆商标:洛杉矶的、东京的、曼谷的、香港的,还有美国环球航空公司印着波音 747 的椭圆形标签。从这个小小的贮藏室里掀开了一个广阔的世界。

而他呢,只不过是三天前得到领导转来的国际旅行社的通知,经过两天两夜汽车和火车的颠簸才到这里的。他提来的灰色人造革提包放在长沙发的一角。这种提包在农场还算是比较“洋气”的,但一到这间客厅也好像忸怩起来,可怜巴巴地缩成一团。提包上面放着他的尼龙网袋,里面装着他的牙具和几个在路上吃剩下来的茶叶蛋。他看着那几个诧异得咧开了嘴的,畏缩地挤在一起的茶叶蛋,想起临走那天晚上,秀芝还叫他多带些茶叶蛋给父亲吃,不禁苦笑了一下。

前天,秀芝一定要带着清清到县城的汽车站去送他。自他们结婚,他还没有离开过农场,他这次远行简直成了他们小家庭的一次划时代的壮举。

“爸爸,北京在啥子地方?”

“北京在县城的东北边。”

“北京有好多好多县城大吗?”

“有好多好多县城大。”

“有马兰花?”

“没有。”

“有沙枣子吗?”

“没有。”

“唉——”清清像大人似的长叹一声,用手托着下颏,显得非常非常失望,她认为好地方是应该有马兰花和沙枣子的。

“傻丫头,北京可是个大地方咧!”赶车的老赵逗她,“你爸爸这回可要远走高飞啰!说不定要跟你爷爷出国哩。是不是,许老师?”

秀芝蹠着腿坐在老赵背后,向他微微一笑。她没有说话,但仅仅这一笑,就表现了她的信赖和忠贞。她不能想像他会到别的国家去,就和清清不能想像北京有多大一样。

车辙交错的土路坎坷不平，牲口在上面颠颠地踏着碎步。路北边是一片整齐的条田；路南边，在雾霭蒙蒙的远方，就是他原来放马的草场。这里的一切都像是有股磁性的吸力，三匹马拉着一辆车也显得那么费劲。是的，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能勾起他绵绵不尽的回忆，要离开它们了，他陡然感到更加亲切。他知道三棵紧挨着的白杨后面，有一棵粗壮的沙枣树。他下车折了一枝，几个人在车上一颗颗地吃起来。这是西北特有的酸涩而略带甜味的野果，一九六〇年饥荒的年代，他曾经靠这种野果度日。很多年没有吃了，现在吃起来却品出了一种特别令人留恋的乡土味，怪不得清快要问北京有没有沙枣呢！

“她爷爷保险没有吃过沙枣！”秀芝把核吐到车外，笑着说。这是她发挥了最大的想像力来想像这个从国外回来的公公了。

其实并不需要想像，父子两人是如此相似，就是秀芝在街上碰见也会认得出来的。两个人都是细长的眼睛，线条纤细的、挺直的鼻梁，轮廓丰满的嘴唇，甚至举手投足之间都表现出基因的痕迹。父亲并不显老，虽然肤色和儿子一样黝黑，但那一定是在洛杉矶或是香港的海滨浴场上晒出来的，一点也不憔悴。父亲仍然是那样讲究，那样注意仪表，头发尽管花白却一丝不乱，手背上虽然出现了老人斑，但指甲却修剪得十分光洁。茶几上，在精致的咖啡杯周围，散乱地放着三 B 牌烟斗、摩洛哥羊皮的烟丝袋、金质打火机和镶着钻石的领针。

他怎么会吃过沙枣呢！？

二

“啊，这儿还能听到丹尼·古德门的《恒河上的月光》！”密司宋能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她长得高大丰满，身上散发出一股素馨花的香气，一头长长的黑发被一条紫色的缎带束在脑后，不时像马

尾一样甩动着。“董事长,您看,北京人跳迪斯科比香港人还够味,他们现在也现代化了!”

“任何人都抵御不了享乐的诱惑。”父亲像把一切都看透了似的哲学家似的笑着,“他们现在也不承认自己是禁欲主义者了。”

吃完晚饭,父亲和密司宋把他带到舞厅。他没有想到北京也有这样的地方。小时候,他也曾跟父母到过上海的“梯梯斯”、“百乐门”和“法国夜总会”,现在应该像是旧地重游,但是,当他看到在柔和的乳白色的灯光中,像男人一样的女人和像女人一样的男人在他身边像月光中的幽灵似的游荡的时候,却感到不安起来,就像一个观众突然被拉到舞台上当演员一样,他无法进入要他扮演的角色。刚才在餐厅里,他看见有的菜只动了几筷子就端了回去,竟从肠胃里发出一阵痉挛似的反感。在他那儿,上县城的国营食堂都要带一个铝制饭盒,把吃剩下的饭菜带回家去。

大厅里响着乐曲,有几对男女跳起奇形怪状的舞蹈。他们不是搂抱在一起,而是面对面像斗鸡一样互相挑逗,前仰后合。这些人就这样来消耗过剩的精力!他想起现在正在热得发烫的稻田里收割的人们。他们弯着腰,从右到左,又从左到右不停地摆动上肢。偶尔,他们抬起头向远远的担子嘶哑地喊着:“喂,水,水……”啊,要是他现在能够躺在那一片绿阴下,在汨汨的黄色的渠水边,闻着饱含稻草和苜蓿香气的微风,那该有多好……

“您会跳舞吗?许先生。”忽然,他听见密司宋在旁边问他。他刚捕捉到的一点味儿马上消失了。他掉过头瞥了她一眼:她也有对明亮的眼睛和两片涂得很红的嘴唇。

“不,不会,”他心不在焉地向她笑笑。他会放马、会犁田、会收割、会扬场……为什么他要会跳舞呢?

“你别为难他了,”父亲笑着对密司宋说,“你看,汪经理来请你了。”